

# 文化『寻根』

阿来(口述)

己更丰富、愿意自己的表达更美妙。就像对于古诗的理解，我们过去大多是浅尝辄止，试问哪个中国人不会背诵几首唐诗？而现在，我试图找到一条路径，能够最大限度地将这些诗人的世界真正有深度地打开。

我读他们的作品，并愿意分享自己的所读所获。读书是无止境的，在自我提升的过程中需要耐心。其实，读书把我们带到一个语言构成的审美世界中，不觉得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吗？我比较反对单纯通过代表作去剖析某位文学家。因为仅凭代表作，我们无法真正了解文学家、真正审视文学家所处的时代，甚至无法真正激起我们对古典文学的热爱、对中国文化的热爱。比如杜甫之于成都，我不会将他的代表作《春夜喜雨》《蜀相》等从他的所有相关作品中剥离开来，而是把这些代表作还原到杜甫在成都写的200多首诗中。在浑然一体的整体阅读中会逐渐发现，经典不是凭空产生，而是在杜甫认真生活、认真发现中，在创作一系列作品后产生的，与他的整个写作有关，与他当时的生活状况有关。我的“讲杜甫成都诗”系列讲座其实就是想把这些规律一步步揭示出来：我们看世界，也需要一种整体的眼光，而不是仅凭剥离出的标本。

今年年初，沿着巴蜀印记，我在剑门蜀道作了一场“唐宋诗中的巴蜀与成都”蜀道专场讲座，在线观看人次达600多万。这种置身于文学发生现场来讲文学的形式起初是没想到的。刚开始我是在书店给读者讲文学，有人把讲座片段录成视频发到网上，吸引了很多读者关注，后来有短视频平台主动联系我，我便干脆线上线下同时讲座。有读者建议，既然这些诗写了四川的不同地方，你到现场来讲，岂不是更好。于是便有了剑门蜀道专场讲座。我是比较随性的，不会做太多计划，但人总是要行动，行动便要提升自我。同时，人作为社会的人，不仅是利己的，也应该是利他的。文化带来自信，当我读书多了，觉得比周围人多了一些心得，就想要把这些资源跟大家共享，于是便有了这些讲座。接下来，我还要讲古诗中宋代陆游之于四川，去发现与触碰他身上所体现的爱国主义，挖掘什么是真正的有深度的爱国主义。这些都是公益性行为，也很耗费精力，但我觉得值得。

古往今来，沧海桑田。但人类世界中，有变，也有不变。就像古人骑马、今人开车，虽然出行方式不同，但是本质一致，都是通过空间移动到目的地，以扩大自己的生命体。我觉得，人生的基本目标与根本方式是不变的，比如人类内心世界的爱恨情仇、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是生老病死等。中国文学也是如此，其中所蕴含的道德伦理、审美、价值观等是恒定不变的，我们需要不断地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精神源泉。

新时代新征程上，社会处于不进则退的快速发展中。但再快也有按下“暂停键”的时刻，这时我们需要一个有关情感与心灵的巨大空间，这个空间应该是文学艺术所提供的，激发我们去思考工作、生活、生命的意义。我想，越是竞争激烈、越是行进快速，包含人格力量与伦理价值的传统文化越需要咀嚼回味，比如孔孟之道对中国人基本行为方式的规定与约束等，并从阅读经典中获取前行的力量。
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作协副主席、四川省作协主席。本报记者张丽整理)

## 口述纪事

# 文以载道，以文会友

熊召政

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优良传统，鲜明揭示了“文”与“道”的关系，用今天的话解释，“道”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，而“圣人”则是客观事物的体现者。“文”被称为“贯道之器”，是文人书写的文章内容，心得体会。要让自己的文章承担弘道的责任，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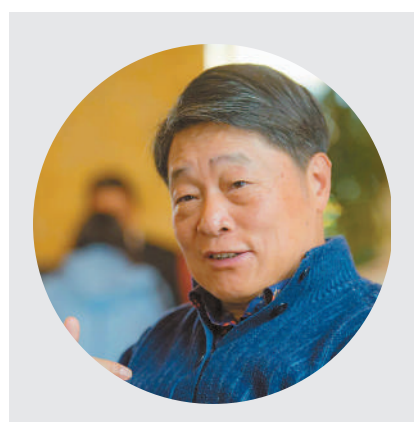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在“文以载道”提出之前，先有一个“文以明道”的要求。明道，就是要判断自己坚守的“道”是否正确。不少人错把他乡认故乡，自以为选择的道路遵循了自然，其实背离了圣贤的追求。孔子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！”这是明道之人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。文化人首在明道，然后才可以载道。如果不明道，而又想通过载道来引导世人，则可能与时代南辕北辙，与世情格格不入。尽管古人说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究诸事实，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，经历了很多王朝，很多制度。从分封制到郡县制，从世袭制到选举制，从奴隶制到庶民制，从周制到秦制。我们看到的历史就像一个万花筒。每一个王朝对于前朝都是扬弃多于吸纳，否定多于肯定。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否定不是一个贬义词，否定就是“破”，就是创新。不破不立，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。

有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在后世被追奉为圣贤的人物，他们散落在不同的朝代，不同的生存环境中，都是很孤独的。但他们的内心都保留了一颗炽烈的火种。他们耐心地观察自己所处的时代，探索这个时代需要的精神，从而找出前进的方向。他们人格的力量，往往成为时代的楷模。他们志在寻求所处的时代

如何行稳致远。在当时，他可能不被理解而陷入孤独，但打破时空，他们就会有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古人讲的薪火相传，就是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

《易经》上说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”这应该是中国文人的第二个传统。两情相悦者是为知己，肝胆相交者是为挚友；同声相应者是为文友，同气相求者是为道友。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，凝聚共识，和衷共济，画出最大同心圆，一起明道，一起载道，应该成为我们文化人的自觉追求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以文会友不是放弃原则迎合他人，也不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而是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，做一个坚持风骨精神的道中人。有的人虽然暂时不在“道”中，但只要他渴望理解这个时代，愿



意为社会进步作出努力，就应该与他携手同行。  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)

## 名家名笔

# 最后的夜郎遗存

叶辛

贵州全省有88个县、区、市，几乎每一个县、区、市都有少数民族。

和贵州结缘的55年来，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，我几乎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。其中，住过一晚的县城，就有78个。正如很多贵州人对我说的，贵州是一个多彩的“民族走廊”。可以说，每一个民族村寨，都是一个饶有特点的民族家园。

在这期间，唯有一个问题，始终困扰着我。那就是古代贵州和夜郎国之间的关系。有人对我说，你完全可以对此忽略不计，夜郎国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国度，是一些人编出来调侃贵州人的。

但近些年来，对夜郎文化的研究逐渐深入，让我觉得夜郎国又确实是存在过的。连一些省级媒体，乃至中央电视台也有过报道。

而且，走遍贵州大地，无论是交通发达的省城贵阳地区，还是离贵阳不算远的安顺市，或者更为出名的遵义市境内，都有偏僻一些的乡镇和村寨，有人对我说，他们这里的哪些地方，都还存有夜郎的遗迹。

至于相对更为偏远一些的黔南州、黔东南州、黔西南州、六盘水市、铜仁市、毕节市属的山乡里，提及当地有夜郎遗存的地域就更多了。有的人领我去看出土的陶器、瓷器，有的人让我关注石墩、土堆，还有人把竹、木的乐器陈列出来，或是带我走进静寂到只有鸟语、犬吠的村寨，看穿着少数民族服饰的老人和娃娃的生活方式，更有一些人让我在重新修复的木楼里住上一晚，体验一番古夜郎人的生活形态。但往往都是只见物，几乎没有人坦诚地对我承认，他们就是夜郎人的直属后裔。

只有在走进一个叫巴鼻的村寨时，寨上的村委会主任还有穿着花裙的小姑娘，直截了当地对我道：他们这一整个村寨的300多老老少少，都是夜郎人的后裔。

和他们坐下对话时，我不断地在内心对自己发问，我是在和夜郎人的后裔，也就是活生生的夜郎人对话吗？

我昂首张望着这个莽莽大山之中的寨子，又凝神瞅着一个个围拢在我身旁的汉子和姑娘。汉子们的头饰和我不一样，他们有的把头发剃得溜光，只留着头顶心的乌发盘起一个髻。为首的村委会主任穿了一身袍服，用蜡染成了似蓝若青的颜色。他可能是经常接待客人，那一口音很重的贵州话，已经完全可以和我交流。他说，不仅仅他们巴鼻寨子，这周边团转的山山岭岭之间，包含了紫云、镇宁、西秀三个县的范围，方圆有600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中，居住着2.3万多风俗礼仪都和巴鼻人相同的苗族同胞。这是依据他们男女间的服饰来定的。可他们中世世代代口口相传下来的，都认定了并坚信自己是夜郎王的后



裔。他们还藏着夜郎王印。真正的王印。

就是汉族人说的玉玺。这不是啥稀奇的事，村委会主任见我一脸愕然的模样，又补充说，远远近近的寨邻乡亲，包括月月拿工资的干部们都晓得。夜郎王就是我们民族的竹王啊！哈哈，看你一脸吃惊的模样。村委会主任大笑说，“你是大知识分子，你知道‘夜郎国’的‘夜’字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我连连摆手否认自己是大知识分子，村委会主任误会成我不知“夜”字是什么意思，更放声地笑道：

“看来，他走到我们夜郎地盘上，还不晓得这‘夜’字是啥意思。哈哈，跟你讲，听我跟你讲，在我们巴鼻这边，这个‘夜’字，就是老的意思，老老少少的老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他的眼睛睁得很大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极力想从我的脸貌眼神中窥探，我是不是懂了他的话。

不等我点头回话，他又扯大了嗓门道：“老是啥意思？和你们汉族解释得不一样，在我们这里，老既是老人，还是酋长，更是长一把白胡子的老汉，是一整个寨子该尊重的人。”他的手做出一副摸着胡子的姿势，一本正经要我盯住他看。

我又是点头又是高声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今天我走进的巴鼻寨，还有这周围团转的山山岭岭里，住着2.3万多个像你们一样的夜郎后裔。”

“对头、对头！”村委会主任显得十分满意，乐呵呵地又提出了新要求：“你来之前，上头就有人给我介绍了，你是写文章的人。你今天既然听明白了我的话，你要把我们巴鼻寨是夜郎后裔写进文章来，登在报纸上。”

说着，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，他瞪大了双眼，聚精会神地盯着我。周围围住了我们的男女老少，所有人的目光，都齐刷刷地从不同的角度扫到了我的脸上。

我哪里推辞得了。于是，只得当着众人，回答他们：

“文章我一定写。不过，文章登在了报纸上，你们是不是夜郎后裔，还得由民俗专家们最后来认定。”

于是，我就写下了这篇小文。  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)

## 专栏·辛闻琐记

# 诗词二首

叶嘉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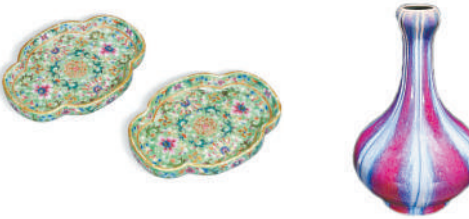


鹧鸪天

友人寄赠“老油灯”图影集一册，其中一盏与儿时旧家所点燃者极为相似，因忆昔年诵读李商隐《灯》诗，有“皎洁终无倦，煎熬亦自求”及“花时随酒远，雨后背窗休”之句，感赋此词。

皎洁煎熬枉自痴。当年爱诵义山诗。酒边花外曾无分，雨冷窗寒有梦知。

人老去，愿都迟。暮看光影起相思。心头一焰凭谁识，的历史明永夜时。



为诸生讲说吟诵，偶得小诗一首

来日难知更几多，  
剩将余力付吟哦。  
遥天如有蓝鲸在，  
好送余音入远波。

(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、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)

# 且听书声且举杯

龙一

便读，是不会再听的，可能是有工作上的需要吧，我听了《西游记》，发现的问题让自己惊出一身冷汗，然后又去听更熟悉的《水浒传》，越发证实了我的发现。原来，这两部书不论我以往读过多少遍，读的只是人物和情节，书中将近一半的描绘甚至叙述内容，我自以为读过，其实多半忽略掉了。于是我发现，读书和听书在我们的头脑中原来是两个接收系统，读书我们常常会主动跳过“不甚精彩”的部分，而听书则是必须接收朗读者为我们读出书中的每一个字，这两种“阅读”各有优劣，明显互补。

到了今天，软件中的书籍很多，品类甚众，我们想要读的书，十有八九能够找到。我每年都会给自己制订一个主要学习目标，再加上几个小小的学习目标，这样我便可以选择许多书交错收听，以免长时间收听同一类内容而感觉枯燥。例如，刚开始听书时我便定了两个目标：一个是后现代

主义哲学，另一个是欧洲历史，这是为了弥补自身的知识缺陷。后现代主义哲学陆续听了几年，收获甚微，依然不懂，但有什么损失么？无非是证明了自己不擅长哲学，但还是学到了一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建构和解构的工作方法。而欧洲历史就不同了，重要的著作非常多，我所关心的每一个专题，都有很多著作可听，特别是那些“历史非虚构”作品。当我们听过史学经典，再去听非虚构作品时，作为一个作家，我常常感叹这些历史非虚构作者选材的巧妙和写作技法的丰富。例如，想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政局么？芭芭拉·塔奇曼的《八月炮火》可听。想知道中亚和克里米亚的博弈历史么？《克里米亚战争：被遗忘的帝国博弈》和《俄国征服中亚战记》可听。想了解近现代艺术家么？《印象派画家的日常生活》里充满了大量的细节……

有人认为，学习太累人了，但如果不是为了学习，听书只为消遣，所得知

识以助谈资，也是不错的，至少可以使君不俗。喻良能《读书》诗中有句：“屋上两鸪鹑，波间双鲤鱼。疑他不识字，何事也听书。”这是诗人的象喻之法，他在诵读，八哥鲤鱼在听，但是，如果他变成听书人，或许会“胸阳风雪迟归夜，为听书声缓打门。”(何绍基《题李荔园先生风雪夜归图》)。

听书的工具只有三件：手机、耳机和蓝牙音响。欧阳修说：“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，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，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。”(《归田录》)其实，听书的关键之处在于效率，可以将碎片化的时间整合成为统一的可利用时间。您在厨房煎炒烹炸，可以听唐鲁孙的《中国吃》或《克里姆林宫的餐桌》；您做家务可以听《艺术故事》或《老后破产》，您出门谋生可以听《大萧条前夜的繁荣与疯狂》；您品茶休息时不妨听叶嘉莹老师讲唐宋词；您出差旅行，车站机场，飞机火车都是听书的好去处，等到您入住酒店，先取出火柴盒大小的蓝牙音响，给您播一段《城市的故事》或是《唐物文化史》，您会感觉享受；万一您偶染微恙，卧床静养，听听李娟的《羊道》三部曲或是藤泽周平的《黄昏清兵卫》，或许能够感觉平静。总而言之，莫辜负了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便利，我们以正常的进度听书，一年听六七十本书很寻常，养成这个习惯，活着就不容易感觉累了。

(作者系天津作协副主席)



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、从未中断的文明，中国文学亦如此，自《诗经》时代，就积累了丰富经验。近现代以来，由于各种原因包括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，中国文学的语言形式发生变化，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各种外国思潮蜂拥而至，我们与古典文学之间好像有了障碍，与传统文化之间好像变得疏离。但不管秉持怎样的观念、身处怎样的流派，我们最终依然要用中文写作，我们与古典文学、传统文化的“障碍”“疏离”仍然可以通过学习来消除。

当然，不忘本来、吸收外来、面向未来，我们要读外国文学，但我更觉得要读中国文学，读唐代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，读宋代苏东坡融合儒、释、道的超脱宏阔……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，不只是关在书斋里，还行万里路，然后知行合一。他们忧国忧民，他们的文学利国利民。

我从这些先辈身上获得很多启迪，包括文学创作中对于语言审美的继承。近现代以来的白话文文学不是凭空产生的，而是基于几千年的古典文学，至今我们依然可以从古典文学中获取活力与生命力。

我们接触文学，首先是情感的熏陶。它所蕴含的真挚与优美，在几千年文化长河中流淌，并日渐丰富、壮大。当我们把身边所见的景物或物与这些书写联系在一起时，没有产生这样一种感觉：原来这个地方曾经被谁这样看过、这样写过！当存有对照时，人还是愿意自

## 文化与生活



大约10年前我开始“听书”，这是因为智能手机兴起，上边有两个听书App，朗读者多半是业余爱好，有的音质较差，但他们毕竟将书中的每一个字都读到了。后来因为颈椎的缘故，我几乎将读书完全转向听书，此时软件中高品质的朗读者也多了起来，为此我常常感觉幸运。当然了，听书无法完全代替读书，此二者对读书人的差异显而易见，在这里就不谈了，我只想在这篇简短文字中，谈一谈听书的乐趣。

我正式确认听书有其独特的学习优势，是因为偶然听了一遍《西游记》。正常情况下，“四大名著”自幼